



夜航船

■唐仔

真是沮丧至极。

事情是这样的,那日忽有灵感,吃过晚饭,便进了书房,打开空调,打开电脑,开始写作。不敢说文思泉涌,至少写得很流畅,不到一个小时,就码了一千多字,成就感满满。

正思忖着怎么收尾。敲打了几行字,感觉不够有力,意不能尽,删除,又换了一个结尾。这个颇满意。又回头将文章通读了一遍,改了两个错别字。空调送着凉风,清爽宜人,真是一个美好的,有收获的夏夜。

忽然,停电了。

电灯灭了,空调关机了,电脑屏幕一片黑。我更是眼前一黑。因为,写了这么多,好像忘记保存了。

我们这个小区,难得停电,上一次停电,还是一个多前。怎么就突然停电了?看对面的楼房,明明灯还都亮着啊。急忙出门,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微信群主群里也炸了锅,原因很快弄清了,原来是我们这幢楼用电超负荷,跳闸了。几分钟后,电就又来了。空调又开始送来徐徐的凉风,可我却燥得慌。赶紧重新打开电脑,查看文档。果然,没有保存。刚刚写下的一两千的文稿,一点痕迹没留下。你可以想见我当时的沮丧,郁闷,我的心啊,比外面的夜色还沉,比蝉鸣声还燥,比丢了钱包还难受。

只好从头重写。虽然思路还在,但再写起来,与前面的一气呵成,大不相同,疙疙瘩瘩的,像一个动力不足的老爷车,磕磕绊绊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忘了保存,而丢失了辛辛苦苦写下的文稿。除了像这种情况突然停电,导致电脑关机,文稿丢失的情况外,我还干过其他蠢事。我工作时,为了方便,常常会同时打开几个文档,它们都在一个页面下,有的是之前写好的稿子,重新打开可能是复制或准备通过邮箱发送出去;有的是需要整理修改的文稿;还有的是刚开了个头或已经写了一半的文章,并列在一起。本来,它们相安无事,每一个文档上面,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x,做好了哪个,保存一下,再点那个小x,关掉它即可。往往忙中就出了错。本来只是关掉某个文档,却将整个页面给关掉了,电脑还是很人性化的,会问一句“是否保存文档”?想着刚刚不是保存过了吗?便毫不犹豫点了一下“否”,结果,整个文档页面都被关掉了,而刚刚只是保存了里面的某个文档,还有几个是没保存的,尤其是那个写了一半的文章。这种倒霉事,很像那个笑话,家里有双胞胎孩子,爸爸给其中的一个洗了澡,妈妈给其中的另一个也洗了澡,以为两个都洗过了,结果是一个洗了两遍,另一个压根就没洗。

还有这样悲催的时候,你写着写着,

电脑屏幕突然不动了,死机了。我这台老电脑,已经用了七八年,很多部件已经老化,内存也跟不上了,容易卡壳,死机。重新启动,它也能活过来,但你没有保存的文档,却全部消失了,了无痕迹。电脑是“活”过来了,用电脑的人却是想死的心都有。

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发生,我现在养成了边写边存的习惯。写好了一段,赶紧点下一保存键,接着再写。保存了,它们就不会弃你而去了。就算停电了,就算死机了,丢失的,也只是那一小部分没有来得及保存的。

人生是不是也很像电脑?如果不及时保存、复盘、总结、反思,留下你的印迹,你的情感,你的思想,你的态度……一天就倏忽消失了,一年就眨眼过去了,很多人活了一辈子,却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仿佛他从来就没有来过一样。

雁过还留声呢,而况人乎?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灯下漫笔

■欧陈翊颢

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羊人,心中有座盼望抵达的“金字塔”。这趟旅程的意义,不在于寻获终点的物质宝藏,而在于将出发时的自己,“炼成”一块独一无二的黄金。当你真心去追梦时,整个世界都会化为你的羊群……

皆为自己的牧羊人

人生似乎总有两条路摆在面前:一条是清晰可见的大路,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,安稳妥当;另一条则通往云雾缭绕的远山,充满了未知。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,而保罗·科埃略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,恰恰是为那些对远山尚存憧憬向往的我们,点亮了一盏灯。

圣地亚哥,是一个普通的牧羊少年。他的羊群,就是那条清晰可见的坦途——它们代表着安稳的生活,熟悉的环境,以及一份可以一眼望到底的未来。但他的一个关于金字塔宝藏的梦,成了他心中的那座远山。于是,他做出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不成熟的决定:卖掉羊群,去追寻一个虚无缥缈的梦。

然而,这所谓的“不成熟”,恰恰是踏上天命之旅的第一步——它需要抛开世俗的处处算计,回归内心最纯粹的期望。旅途的开端,便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在那个陌生的非洲港口,他被骗光了所有钱财。那一瞬间,梦想的“远山”濒临崩塌,眼前只剩下冰冷的现实。这不正是我们追梦路上的真实写照吗?当我们满怀激情地出发,现实总会用最残酷的方式来考验我们的决心,企图将我们劝退——回到那条安稳的大路。

在这绝望的谷底,圣地亚哥没有选择哭喊着回头,而是选择看清现实,并从头再来。他在水晶店工作,用整整一年的时间,重新积攒了比原来羊群价值更高的财富。这一年的蛰伏,充满了人间烟火气,却没有磨灭英雄的光芒。

告别水晶店,男孩加入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队。茫茫沙海,更是另一所更广阔的学校。他遇到了执着于书本知识的英国人。与这些英国人不同的是,他通过观察沙漠、商队和赶驼人,逐渐领悟了那些并非于言语之间的“世界语言”。他发现,无论是羊群、水晶,还是沙漠,万物皆有灵,万物皆为一。这种“读懂世界”的能力,远比死记硬背的知识来得更为根本和强大。世界,本身就是一本最厚重、最奇妙的“书”。

在沙漠绿洲,爱情成为新的考验。他与法蒂玛相遇,再一次面临留下与前行的抉择。但这位真正的“沙漠的女儿”却给了他最澄澈的答案:“爱情将阻止一个男人去追随他的天命。”真正的爱是成全,而非束缚,它会化作守护的星辰,照亮你

闲坐烹茗

■月翎儿

影影绰绰的椰林目送了多少蓝色的梦从彩色褪到黑白,又一点点丰盈成灯塔上的光斑。满树的知了一直唱着:“发芽吧!发芽吧!”

天南海北梦中游

风化的古都下,胡姬轻曼,指尖舞出丝绸和锦绣河山。华夏盛世在驼铃声里显现,马踏霜雪,用一个神话般的故事兑换一曲霓裳羽衣。满过秦时的明月,一排排秦雁,又飞过玄武门,聚成大雁塔。那青铜的质地,如唐三藏的经文印在人心,团圆安康众生合掌祈盼。从长安的残简里招一场雾白的梦。那个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翩翩少年已候多时。车辇里装着漫天星斗,我们眼里皆是醉意。试问黄水之水哪里来?他指向这5000年泱泱华夏。

内蒙古的沙尘带来泥雨。枯捺众生相的陶俑,排兵布阵,鼓之;洗捺粗粝展露坚韧的荔枝,花钿盛开,恋之。我抚过未央宫箭簇的泽光,穿上长生殿薄凉的羽衣,隐入太白诗阙会跳跃的背阴里。

鼓钵钟响,驼铃声合。长恨歌已停,胭脂泪已干。新墨染诗笺,朱砂点晴空。

我忍不住打起拍子,逆流而上,顺着历史而来的浪漫韵脚再同书传奇。

起飞时,儿子还认真地捧着《史记》,势必把这次的斑斓梦梦也摁进书本里。

女儿在灯塔下用舞蹈对此地回信,我眯起眼,把这份热情收藏殆尽。木兰湾的风车呼啦啦转向天际,每个路口的尽头都指向海阔天空。

影影绰绰的椰林目送了多少蓝色的梦从彩色褪到黑白,又一点点丰盈成灯塔上的光斑。满树的知了

背包揽胜

■木瓜

去甘肃之前,我的思维一直搁浅在“兰州”两字的字面上。小马解释道:兰州牛肉面与兰州拉面的核心区别在于地域起源、制作工艺和市场化路径。兰州牛肉面是发源于兰州本土的传统面食;兰州拉面则是青海化隆人对外推广的商业化品牌。在你们南方吃的兰州拉面,并不是纯正的兰州地方特色。

兰州总是在清晨出发

走出中川国际机场已是入夜,兰州的空气中传递着丝丝凉意。

那天是农历七月十六,朗月星空,明晃晃的月儿似铜盘般大小,低垂在皋兰山的山头之上,这是我见到过最大最圆最亮堂的月亮。

接机的小马问我:叔,到过兰州吗?我回答他说:二十多年前来过一趟,但没多作停留。停顿了一会,我问小马:如今的兰州变化大吗?小马用兰州方言说道:兰州美得很,兰州总是在清晨出发,兰州流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,兰州的夜晚温暖醉酒,你看今晚的月亮,是不是比你江南的月儿圆。他短短的几句话,说出了兰州这几十年来变的迁,说出了年轻一代兰州人的自豪与骄傲。小马,马文喜,四十出头,个不高,结实敦厚,那张黝黑的脸上,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,大学毕业后没考上公务员,选择了赚钱来得快的职业,开大货车跑兰州到上海的这条线,后来结婚生了三个娃,找了个相对安稳的工作,旅行社司机兼职导游。他大女儿在兰州一中读高中,大儿子上初中,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,小儿子刚上小学,成绩只有一般般。小马说,让他自由地学习快乐就行。

“黄河的水不停地流,流过了家,流过了兰州,远方的亲人啊,听我唱支黄河谣,日头总是不歇地走,走过了家,走过了兰州,月亮照在铁桥上,我就对着黄河唱……”小马哼着《黄河谣》的曲子,一大早拉着我们沿着黄河满大街地跑。

不知是谁说的,“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”。有了河,自然而然就有了桥。黄河上的桥,在兰州市区穿城而过的黄河之上,已建有27座大桥,涵盖公路桥、铁路桥、人行桥,最古老的是那座黄河铁桥。

与我同行的老翁,对我“穿城而过”的说法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说,应该是先有蜿蜒于山地沟壑间走向浩浩汤汤的黄河;之后,是无人知晓在何时何地人们沿着黄河筑起一座座小小村庄;接着,又经历了反反复复地等待,经历了悲怆、迷茫、渴望,依托没方向的风将两岸吹成了集市小镇;再后来,百股沧桑过去,兰州城崛起,它因水而生,它不负众望,成了黄河的一张美丽名片。

黄河铁桥,又名中山铁桥,1909年8月19日竣工通行,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始称“中山桥”。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外国技术建造的桥梁,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,德国泰来洋行承建,中国工匠施工。如今的黄河铁桥,它串起了黄河楼、黄河母亲雕塑、兰州水车园、白塔山公园、颐园、龙王庙、滩尖子原生态湿地公园等景点,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兰州的历史沿革、城市文化、与独特魅力。黄河铁桥是兰州的象征,网红打卡的地标,但凡来到兰州的游客,铁桥是必游之地。到了夜晚,华灯初上,白塔山作为铁桥的背景,灯火璀璨,铁桥

上霓虹闪烁,不断地变幻着色彩,气派祥和,游人熙熙攘攘,一派繁华的景象。

那天,小马问我:叔,到了兰州你想吃啥?我说:兰州手抓和兰州拉面。人们对一座城市的印象,总是与舌尖上的感觉分不开。

兰州手抓,是兰州手抓羊肉的简称。兰州市面上的手抓,是以甘肃特有的半荒漠地区的滩羊或东山羊肉为主料,通过清水煮制而成,食用时直接手撕,蘸椒盐配生蒜,真的是绝了。手抓羊肉肉质细嫩、脂肪均匀、膻味极轻。大快的朵颐,再搭配上三炮台茶解腻,你就会有那么一点西北人的豪放气概。到兰州的第二天,小马就带我们尝到了手抓的味道鲜美。

至于兰州拉面,在去甘肃之前,我的思维一直搁浅在“兰州”两字的字面上。小马解释道:兰州牛肉面与兰州拉面的核心区别在于地域起源、制作工艺和市场化路径。兰州牛肉面是发源于兰州本土的传统面食,讲究汤清肉香的原生技艺;兰州拉面则是青海化隆人对外推广的商业化品牌。小马说:在你们南方吃的兰州拉面,从真正意义上来说,并不是纯正的兰州地方特色。之后的几天,我们去了兰州老百姓最喜爱的两家牛肉面馆,白老七蓬灰牛肉面(总店)和陈记清汤牛肉面(陈官巷老店),品尝了地道纯纯正正的兰州牛肉面的经典风味。

在兰州,牛肉面是百姓习常的生活方式,你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兰州人对牛肉面的执着与情怀。小马每天的早餐,必定是一碗牛肉面,在公司上班,中餐吃牛肉面,晚餐还是选牛肉面,出差回到兰州的第一件事,就是跑到街对面的面馆吃上一碗牛肉面,每次带团给客人讲到兰州的美食,依旧是清汤牛肉面。

据说,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是由回族厨师马保子1915年首创,一清(汤)、二白(萝卜)、三红(辣子)、四绿(香菜蒜苗)、五黄(面条)的标准已传承了一百多年。兰州牛肉面,以甘肃产的高筋面粉手工拉制,牛骨熬汤为核心,强调面细筋道,辣子香浓、肉质嫩滑、汤底醇厚的独特风味。

白老七和陈记两家面馆有一些共性。店面小,食客多,面馆里面坐不下,外面小桌小椅子坐了一大片,而来者多为本地居民。你想在这两家吃面,就需要做好排队准备,在陈记我们可是足足排了四十分钟的队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,与小马一起吃面时,他都会要求我们加快吃面的速度,原理很简单,用蓬灰和面的面食,有韧性,易膨胀,如果你吃得慢,碗里始终是满满的一碗面。

今儿的兰州,有风沙,有黄河边的惬意生活,有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浸润着四季光阴,有街巷纵横高楼林立,有山峦怀抱青青绿绿。你目之所及,光一点点打开,总是在清晨出发的兰州,定格之间看到的是满满的画面感,挺亲切,挺感人,city not city。

风景独好

■孔鸿德

沙漠英雄树

柳中庸在《凉州曲二首》中写道:“青海戍头空有月,黄沙碛里本无春。”阿拉尔两天的行程,让我们达成了共识,那就是这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绿色,它是整个新疆的蓝色血液。无论城市,还是农村,所有的房子、汽车、摊位、农作物,甚至行人等都灰蒙蒙地披着厚厚的尘沙,有时感觉呼吸都很困难,这还是没有沙尘暴的日子,更不要说沙漠了。直到到了刀郎部落,见到了胡杨才让我们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。

天地运行,自有相生相克,胡杨就是沙漠的统治者,当然还有可怜的骆驼。

“成林敢锁狂沙舞,独木能将傲骨扬。”胡杨是第三纪残余的古老树种,在6000多万年前就在地球上生存。生在中国塔里木盆地的胡杨树,刚冒出幼芽就拼命地扎根,在极其炎热干旱的环境中,能长到30多米高。世界上的胡杨绝大部分生长在中国,而中国90%以上的胡杨又生长在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这个“极旱荒漠”区。由于胡杨具有惊人的抗干旱、御风沙、耐盐碱的能力,能顽强地生存繁衍于沙漠之中,因而被人们赞誉“沙漠英雄树”,也被维吾尔语称为托克拉克,意为“最美丽的树”。

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胡杨,也知道了胡杨并不是矛盾礼赞的白杨,它比白杨更坚韧决绝。刀郎部落里到处都是是一株株,不是一墩墩死而不倒的胡杨树,只有枯黄色的躯干,没有树皮,更无绿叶,枝干遒劲粗壮,每株都布满被风沙雕刻的窟窿,尽显岁月的沧桑。一个硕大无比的胡杨老人头雕塑更具震撼力,白胡及地、千疮百孔、含笑咧嘴、一脸平和地注视着眼前的尘土飞扬和人头攒动,似乎已经洞穿一切。

枯死的胡杨群背后,却是一片片活着的胡杨林,枝干挺立,沾满沙尘的绿叶在阳光的刺激下,更显生命的张力。可以想见,千年之后,它们也会成为这片土地的奠基者。这还只是长在人类活动区的胡杨,据说扎根在沙漠的胡杨更是大自然造就的奇迹。在渺无人烟的黄沙和没有尽头的岁月里,它们历经无数次刀刀般的风侵沙袭,任凭树皮龟裂、伤痕累累,却始终傲然地生存着,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着金黄色的生命之光。有的枝干笔直向上,直插云霄,展现出一种不屈的力量;有的弯曲盘旋,如同蜿蜒的巨龙,诉说着岁月的苍凉。没有水源,它们就把根系变成坚硬的铁爪,一直挖到地下十几米,汲取到地下水源才罢休。烈日炙烤,它们就结痂出厚实的树皮和蜡质的叶片,直到可以抗衡为止。树龄老化,它们会更神奇地断臂求生,逐渐自行断脱树顶的枝杈和树干,最后降低到三四米高,让躯干依然枝繁叶茂。即使千年之后老死枯干,它们也会再屹立千年,守望这片深深热爱着的沙地,直到根脉断尽、伏沙而卧。终于伏沙而卧了,胡杨们也不会速朽,而是化为坐标,以全新姿态继续挺立在漫漫黄沙之上,指引驼队和商旅前行,让他们也温暖地感受到这里曾经也有生命的春天。“生而不死一千年,死而不倒一千年,倒而不朽一千年,三千年的胡杨,一亿年的历史”。它不仅是一种树,更是历史的拓荒者和生命的书写者,在它面前,我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,也领悟到了生命的伟大。

这就像屯垦戍边阿拉尔市的三五九旅。军垦大道旁的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和胡杨树一样,坚强地矗立在广场中央,造型独特的三角尖顶主体建筑直刺云霄。“三五九旅”的每位荒漠战士就是一株株挺立的大漠胡杨,当车轮碾过塔克拉玛干沙漠,当冻土被镢头种进星火,当胡杨把金箔缀满枝头,当屯垦戍边与水韵胡杨史诗交织,所有向着太阳生长的生命,都理应佩戴一枚属于男人和大地的勋章,上刻四个大字:山海可平。如此,人生路上何愁不破?